

禹貢錐指卷第三

德清胡渭學

濟河惟兗州

釋文濟子禮反下同。兗，說文轉反。渭，按濟漢書皆作洧。顏氏曰：洧，本濟水之字。從水，東擊，東音姊。林氏曰：濟古文作洧。說文云：洧，

兗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濟洧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爲正。吳氏曰：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洧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濟爲二水，非也。兗史記作洧。

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

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鄭氏

樵

曰：禹貢之書所以

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

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

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以荆山

衡山之間爲荊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濟河者，萬

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兗之

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渭按濟
自河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
豫徐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
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
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據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
跨之距至也學者師承其說千有餘年於此矣今
按據字義說文云杖持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
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義說文云踞也玉篇廣韻
竝云越也二字之義絕不相謀而疏乃以跨釋據
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班孟堅

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般之阻此但言秦地東有
穀函非謂穀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
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蓋東起朝邑西盡鳳
翔縣聯數百里皆在渭北故曰據渭非謂跨渭而
南也涇水自北絕原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

矣故曰踞涇跨本訓踞踞即跨也據踞音同字異

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混用

如據鞍或作踞虎踞

或作據之類

而疏遂以跨釋據昔人嫌宋儒訓詁多出已

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異
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河若濟若淮若岱若荆
皆謂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爲界彼此所共不得

專屬一州徐揚共是淮何以一言及一言據荆豫
共是荆山何以一言據一言至雍豫兗與冀共是
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言據又如衡陽華陽
同得山南之地何以一言及一言據雍梁之西竝
以黑水爲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青徐之岱猶荆
豫之荆何以荆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
恐傳者沙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
別也自疏以據爲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其說
兗州曰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
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蓋本之漢志漢志
濟陰郡治定陶縣

唐爲濟陰縣今
曹縣定陶縣是

山陽所領縣有成武

唐亦爲成武縣即今城武

單父

唐亦爲單父縣今單縣是

東緡

唐爲金鄉縣即今金鄉

方輿

音房方輿爲方輿縣

今魚臺縣是

皆在濟水之南二郡志竝屬兗州故以爲兗

州之境跨濟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兗州爲禹之兗州乎青之東北據海以爲跨海而有遼東猶可通也荆之北據荆山則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夫衡言陽則知荊州南跨衡山華言陽則知梁州不得華山荆山二州無異辭何以知荆北跨荆山而豫獨不得荆山乎至若雍之東據河則侵入冀域理尤不可通故改從王肅西據東距之說然黑水絕遠而雍復跨之亦無是理也揚之跨淮而北不識更以

何地爲徐界梁之跨華陽而東不識更以何地爲
豫界疏亦不能有說以處此矣竊謂跨之一字太
有害於經義鄭漁仲謂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
地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此最善言禹貢者蓋禹
別九州不論廣狹長短唯因高山大川以表界非
若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亦不必截然方整如
碁局兗之南界及濟水而止何用割水之南以附
兗荆之北界及荆山而止何用割山之北以附荆
如疏所言事涉晚近不可以說經故曰跨之一字
大有害於經義也蔡氏於據海據淮據荆山據華
山之南皆改據曰至曰距而兗之據濟如故雍之

距黑水而據河則從疏倒置其字蓋亦以據爲跨而理有可通者則因之必不可通者則改之其於夾漈之言終未闕其奧妙也

爾雅濟河間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曰兗州而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越濟而東得岱矣岱南爲徐北爲青徐州曰大野旣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之兗州則悖矣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

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鬲觀有窮

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

文公遷于楚丘成公

又遷于帝丘

邲胙燕

南燕姑姓

凡四國戰國時為衛魏宋齊趙五

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

東北境是

齊郡

北境是

鉅鹿上

谷

二郡東境是

漢復置兗州

領郡國八

後漢魏晉竝因之唐為

河南道之靈昌

滑州

濮陽

濮

濟陽

濟

東平

鄭

等郡河

北道之清河

貝州

魏郡

魏

博平

博

平原

德

樂安

棣景

城

滄

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往屬者東平之

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

此為東原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竝在

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

魯郡之任城龔丘

任城今為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龔丘今為

寧陽縣故在古濟水東

改屬徐濟陰之南華

在荷澤西今為東明縣

靈昌之匡

城在南華西今

改屬豫濟陽之長清

今屬濟南府

及東阿之東

境

今東阿縣是

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境改屬徐也

平陰

側岱跨南北故分屬青徐

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及鄴郡之內

黃堯城臨河

內黃堯城二縣故城並在今內黃縣界臨河故城在今滑縣北

汲郡之黎陽東

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

乘氏在荷澤東今為曹州

以今輿地言

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

胙城木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河從出縣南而縣始為河北地

直

隸大名府

唯濬縣之西境當屬冀長垣東明二縣當屬豫

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

南境

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東南屬兗西北屬冀

山東則東昌府其兗州府則

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

當

漢時濟水故道為界西北屬兗東南屬豫徐青

皆古兗州域也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

知之按導水濟入澤蓋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
至于荷澤澤在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
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澤之間爲兗豫之界也
濟水至曹州西分爲二一水東南流爲河水一水
東北流入鉅野澤爲濟瀆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取
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洸以南東傳于濟酈道
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
北過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爲陽

穀荏平東與青分界轉東爲濟南府之齊河濟陽
齊東青城又東爲青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

樂安縣東北一

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屬十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

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

清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其北爲兗南爲青也
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
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
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真定河
間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
即漢時漳水之所行也詳見冀州

九河濟漯入海竝在兗東徒駭最北八枝次之漯
在禹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
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
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
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分界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鈎盤鬲津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

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夏氏曰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爲之說渭按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間國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恒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爲良

田也

漢時言九河以爲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寘

與填同

滅馮遂云九河今旣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

地已爲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
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九河豈真湮滅無遺迹邪
而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凡後人所鑿以通水
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爲禹之九河杜氏通
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鈎盤在景城郡界
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絜三河未詳處
所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
云簡絜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明一

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犁
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臚列如
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名
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
是也于欽齊乘以爲許商孔穎達之言簡而近實
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
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
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
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
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
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

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
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繫等河
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
茲非所謂鈎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
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
是爲鬲津無疑也于氏之論可謂博而篤矣然而
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道亦不必
取足於九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
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爲可略于
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
此真通人之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

曾彥和云九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
絜爲二非也林少穎以爲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
播爲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入爲支派
哉二說皆誤漢書敘傳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其
一存者即是徒駭孔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
爲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爲然故孟子集注簡
潔絜說仍爲二河而蔡傳獨從曾氏何邪

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
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漑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
花水至則決以其壅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
引河且不可况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

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
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爲逆
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
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
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
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
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
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
兩行兩行且不可况九河歟

蘇轍謂無兩河並行之理蓋當時有爲而發非古今之通論

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

自廣

尚書中
候略同

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據此文言塞

其東流八枝并使歸徒駭也蔡傳曰曲防齊之所
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閻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
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
河惟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
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
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
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
齊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
十二年而周譜云是年河徙蓋下流旣壅水行不
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渭按百詩
之言甚當八流雖非桓所塞而參以周譜則壅自

桓時亦非妄緯書不盡無稽也

九河之地爲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
酈道元亦謂九河苞淪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
按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說第
五卷河水注云自鬲盤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
並存川瀆多也第十卷漳水注云九河旣播八枝
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此與許商鄭康成所言
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舉遂使酈亭負此長
冤吁可怪也

雷夏旣澤灘沮會同

釋文灘徐音鬲王于用反沮七
餘反渭按灘史記漢書並作灘

傳曰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正義曰洪水之

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澨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黃氏曰澤資二水灌輸蔡氏曰澤者水之鍾也渭按今山東濮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即此澨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元和志雷澤縣西北

至濮州九十里按北齊廢成陽隋復以其地置雷澤縣唐末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

澨沮二水在澤

西北平地元和志曰澨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澨沮

二水會同此澤與孔傳符矣韓汝節去雷夏既澤志
濟之治非也禹治濟之功徐爲多觀大野東原之文
可知其於兗也自九河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
濟而又濬澠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其
事畢矣

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
既澤爲證蓋以雷爲雷澤雍爲澠水也通典不從
鄭說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澠水在高密郡莒縣
今按維漢志一作維故杜氏以職方之維爲禹貢
之澠然周時徐并於青兗不得越青而東有維濟
陽之盧水古不著名他書亦少見竊謂周禮多古

字霽似盧雖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爲
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書雍固可該沮
也

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北又東

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

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

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

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

北即廩丘縣今范縣東南有廩丘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

過廩丘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

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矣近志言

雷澤處所不甚分明故詳錄之

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
此正太史公所不敢言者酈善長注水經尚無取
於此而蔡氏引之以釋禹貢何其不知所擇也明
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
巨雷鳴故名雷澤

見孫氏九州山水考

此亦奇不知出何典記

抑或身歷其地而得之今復然否

孫氏曰既澤者尚未為澤今始為澤也既豬者尚
已為澤今復舊也

朱子語錄言有一本孫曾書解孫是孫微曾是曾彥和也

竊謂雷夏本

非澤而禹洿之使為澤豈行其所無事與當從舊
說蓋兗地卑下受患最深橫流之時雷夏不見其

爲澤也水退則復爲澤故曰旣澤他州雖有水患而澤形如故但其水時旁溢爲害禹立陂以障之耳故曰旣豬然下文云九澤旣陂則雷夏亦有陂可知水經注所言陂東西三十餘里南北十五里蓋禹迹也

蔡傳灑沮二水名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灑許慎云河灑水在宋又云汧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灑水東入于泗水經汧水出陰溝東至蒙爲

沮

水經汧水東至蒙縣爲灑水又獲水出汧水於蒙縣北並無沮穉蓋灑變二字之誤

則灑水即汧水

也灑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自河出爲灑濟出爲澗

求之於韻沮有澆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渭按汜沮皆出豫入徐於兗無涉水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雷夏既澤澼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澼許慎曰澼者河澼水也其意以瓠子爲澼此則在兗域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澼亦非也沮雖有澆音今考水經注汜水西分濟瀆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爲澆昔漢祖即帝位於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也

汜音泛今曹縣定陶皆有汜水

則澆水即汜水出入皆在豫域安得讀沮曰澆以當之邪韓汝節謂汜睢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兗而

兗州自有灘沮其說是矣然以小清河爲沮以章丘縣之濼水入小清河者爲灘則又大非括地元和志明有灘沮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寰宇記而諸儒皆莫之考妄引他水於經奚當焉

爾雅先儒以爲周公作或以爲子夏作皆無明徵大抵多後人所附益如水自河出爲灘據汧水而言禹時未有鴻溝南河不與淮泗通也今曹州南二十五里有灘河自東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縣界志以爲即禹貢之灘妄也此乃段凝決河之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陸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灘竊謂灘沮皆濟水所出而河

不與焉何則濟性勁疾故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
涌出於滎播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唐書許敬宗
傳云濟狀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夫曰散曰
合則非獨陶丘一竇可知矣雷澤縣正在曹濮之
間而灑沮出其西北其爲濟水無疑它如管城之
京水新鄭之溱水管縣之百脈水歷下之七十二
泉皆側近滎濟從平地中涌出蓋亦此類不得泥
爾雅之文謂灑出於河沮出於濟也

或疑灑沮不入雷澤余按裴駟史記集解引鄭康
成說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百詩曰下
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殆無可疑惟雷澤之下

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濟也

王晦叔云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灘沮會同者而二源杳無蹤跡蓋五代以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也今州境有古黃河二道一在州北自開州流入又東北入范縣界此東漢時經流至唐宋皆行之一在州東六十里自曹州流入又北入范縣此五代以後決河所經也州東南九十里有成陽故城與曹州接界其西北爲雷澤縣澤在縣之西北二源又在澤之西北去縣十四里河舊行州北距二源頗遠故得無恙迨梁末段凝決河水以限

晉兵而決口日大屢為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
 天禧三年河決皆泛濫曹濮間二源適當其衝為
 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復出矣然史
 記集解正義元和寰宇等書幸而未亡談禹貢者
 豈竟束之高閣而不視邪宋人惟易被知之而不
 能力主其說惜哉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釋文蠶在南反

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正義曰宜桑
 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
 丘陵居平土矣釋丘云非人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
 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

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蔡氏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充言之者充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間產絲最多其地宜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本故也王氏樵曰蠶性惡濕於下土非宜充地宜桑於水退始宜故獨於充志之邵氏寶曰桑土蠶以物知土陽鳥居以物知水渭按爾雅蠶桑繭郭璞云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秦湛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充筐織文徐筐玄織縞荆筐玄纁璣組豫筐織纁青筐縻絲皆繭

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充然則九州蠶事究爲最
予游濟河之間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充人可
爲蠶師也

見淮海後集湛宇
處度觀之子也

降丘宅土傳謂就桑蠶茅氏

匯疏云此所謂得平土而居之不必言就桑蠶也

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詩

曰降觀于桑又曰說于桑田又曰期我乎桑中又

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此木屢見於歌詠則其多

可知樂記云桑間濮上桑間即桑中其地在濮水

之上也雷夏灘沮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

繼言之濮州舊志云充之桑濮爲上入其境蔭蔽

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

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風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已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曰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是青徐之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燕代田畜而事蠶是冀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而豳風七月之二章三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桑之利北土爲饒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

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之間獨擅其名賦斂亦因以加重遂有杼柚其空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兗少山而丘頗多其見于經傳者曰楚丘今在滑縣東北

丘今開州本顛顛之虛故稱帝丘旄丘在開州西鐵丘在州西南瑕丘清丘並在州東南廩

丘在今范縣東南敦丘在今觀城縣南又頓丘在今濬縣西當屬蕞故不數皆在濮水之濱桑

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說文

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兗地最卑丘非山比

當汜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益信懷山襄陵

謂孟門之洪水而非泛言九州之災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攢反繇音遙

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膏脈起也左傳公祭之地地墳是也九州惟此與徐揚言草木者孔疏云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按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上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東陽陳氏曰究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旣平則爲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草木渭按釋文馬云繇抽也視茂義爲優吳幼清從之言究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徐揚不同也

孟子言洪水氾濫草木暢茂而三州之草木必待

水土既平然後得遂其性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者乃山陵林麓高仰之地蒙龍鬱塞之狀經所謂繇條者乃平土樹藝五穀之地必水退而後草木得遂其性欣欣有向榮之意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釋文載馬鄭本作年渭按史記漢書並作年

傳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林氏曰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勢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蔡氏曰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

盡去土曠人稀生理解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爲賦亦第九與州正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王氏充耘曰充受

患最深水土旣可耕作矣又必寬之十三年待其一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俱輸比同於他州蓋因其受惠之深所以優恤之至謂按林蔡王三說大槩得之而有所未盡韓康伯注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禹制五畝之稅視

歲之豐凶以爲多寡而充獨有異受惠最深墜辟不
易禹豈一至少之則歲以爲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
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
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爲多寡也九州之賦唯缺下下
充賦至少固當第九而經不言下下何也充賦法異
於他州言貞則其義見言下下則其義不見故不曰
厥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

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
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貞皆其不動
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蘇氏謂賦隨田高下者
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

夫九州之賦相校爲等差豈有雍賦旣第六而充復第六之理蔡傳云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

賦爲正也

說本曾氏

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乎袁良貴

曰什一者堯舜中正之法重則桀輕則貉謂賦以薄爲正殊非大道朱氏云貞者隨所卜而定之名也蓋充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始年年齊矣按袁之砭蔡誠是而以貞爲卜義亦未當金吉甫云貞字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於上字下添二充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爲貞此說尤非經果曰厥賦下下則下文義不可

通矣

禹貢言作者四冀大陸既作青萊夷作牧荆雲夢
土作乂及此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彼三州皆以
作為耕作則此州何獨以作為治水邪總由漢儒
錯解此經以十有三載為洪水初平之年後人遂
踵其謬耳今按禹之治兗疏九河淪濟漯澤雷夏
會灘沮而其功已畢民皆降丘宅土矣豈必遲之
又久而後平乃始有賦法也哉以初年所入之數
為準一紀之中槩從其薄貞一而不變此即是兗
之賦法而與他州不同至十有三載地力加厚人
功益脩乃同於他州耳後世募民開墾之法數年

後起科漸加與熟田等亦即此意春秋傳曰美惡
周必復周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有三載其
惡復爲美之時乎

厥貢漆絲

釋文漆
音七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
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
言之林氏曰八州之貢揚荆最多充雍最寡各因其
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
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
輕重呂氏曰九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
之供渭按衛文公遷于楚丘其詩曰樹之榛栗椅桐

梓漆是亦堯土宜漆之一證也

厥篚織文

謂按篚漢書皆作
斐顏氏云與篚同

傳曰盛之篚篚而貢焉正義曰織文織而有文者也
鄭玄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
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
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其無厥篚者州無入篚之物故
不貢也曾氏曰謂之織文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
與矣林氏曰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
玄黃為證是也夏氏曰參考餘州徐篚玄織縞揚篚
織具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織纊皆可充衣服之物若
夫青之縻絲雖不充衣服然爾雅注謂縻絲出東萊

以織繒堅韌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篚之梁雍有貢
無篚以其不宜也蔡氏曰篚竹器篚屬也吳氏曰織
文綾羅之屬渭按篚供幣帛之類入於女功其即周
官之幣貢服貢與

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
州綾錦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
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
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襄邑在豫域不
當引充篚爲證疏承其繆

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
色織之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故以爲綾羅之屬而不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
其義較長今從之

浮于濟漂達于河

釋文漂天荅反
篇韻作他合反

傳曰濟漂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
漂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
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謂不須舍
舟而陸行也蔡氏曰舟行水曰浮漂者河之支流也
兗之貢浮濟浮漂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
達河則達帝都矣渭按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
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皆漢縣
河謂南河之尾漂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淪

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
曰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
此也

傳云順流曰浮張子韶取之以釋荊州之貢道而
傳同叔爲之辯曰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
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順流也而濟漯受河而東
流兗貢浮濟漯以達于河東爲順流乎况荊貢所
謂浮于江涇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
洛則是泝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
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爲順流乎
今接傳說良是浮者舟行水上之謂沿泝同辭蓋

道言浮者七傳所舉五州之外唯青貢浮于汶達于濟亦爲順流而梁貢浮于潛逾于沔有沿有泝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爲之解其謬顯然無垢猶有取焉何也

濟潔之潔說文本作濕

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濕聲桑欽云出千乘高唐他合切

燥濕

之濕說文本作溼

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羅省聲矣入切

隸改日爲

田又省之系遂作潔而濕轉爲溼濕溼二字混而無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潔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爲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潔沃當從之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潔水東北至于千乘

入海

東武陽即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曰漂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千乘縣爲千乘郡治後漢始改郡爲樂安

國疏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

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漂水所

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

入海而漂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

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

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

又東北逕黎陽縣南

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

又東北逕

涼城縣

在今滑縣東北

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

廟在晉頓丘郡界今滑縣之西境是

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

津在涼城廢縣東北六十里

河水

又東逕鐵丘南

元和志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里衛南本漢濮陽縣地也丘今在開州之西南

又東北

逕濮陽縣北

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

又東北逕衛國縣南

縣故畔觀也其

故城在今觀城縣西清堽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得其地

又東逕鄆城縣北

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鄆縣故城

唐濮州

治也

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

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

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

案宇記魏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

皆古漯水

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

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為河所

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

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

屬魏郡

由東武

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

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

決於此莽為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

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

之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

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

詳見導河歷代徙流下

水經注

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漯水出焉

河自此與漯別東北逕東阿荏平等

縣至千乘入海

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

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於堂池水市隍塹於

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岡城西

陽平故城今為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通典莘縣漢陽平縣地有武陽城無此水矣元和志武河在朝城縣東十步蓋即漯水也新志云故流今堙惟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許有大陂廣十餘里其勢突城而東與陽穀縣兩大陂連夏秋積潦并成巨浸相傳為古漯河匯流處又

北絕莘道城之西北

今莘縣西十三里有莘亭故城

又東北逕樂平縣

故城東

本漢清縣後漢更名樂平其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

又北逕聊城縣故城

西城

城在今聊城縣西十五里

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

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貝丘縣其西

南有貝丘故城

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

城亦在清平縣南

又東北逕博

平縣故城南

城在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

右與黃溝合

溝承縣城郭水東北出逕清河城南

又東北逕瀛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於高唐縣東注漂水

又東北逕援縣故城

西

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今在禹城縣西南漢志作瑗

又逕高唐縣故城東

左傳

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黎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瑗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今在禹城縣西四十里禹城本漢祝阿縣

桑欽

地理志曰漂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

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漂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

征食馬于漂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

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聞

去聲

也俗以是水

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

源河乃漂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疎矣河既與

漂合復分爲二漂由漂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漂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漂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

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

漂水又東北逕漂陰縣故城北

伏琛謂之

漂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漂陰縣今巨漂亭是也按臨邑縣西有漂陰故城元和志漂水北去臨邑縣七里

又東北逕著

縣故城南

城在今濟陽縣西南著竹庶反

又東北逕崔氏城北

城在今章丘縣西北

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

城亦在章丘西北

又東逕漢徵君

伏生墓南

碑碣尚存

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

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齊東縣接界

又

東北逕東鄒城北

今青城縣界有東鄒故縣

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

北應劭曰在臨濟縣西北十里今在高苑縣西北

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

伏琛云千

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間會水即漂之別名也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又東北為馬

常坑

蓋亦在千乘縣又玉篇坑音而勇切地名今按下文里數則坑乃澱泊之類

坑東西八十里南

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

第五卷河水注云河水自千乘北城北又東分為二水枝

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又第八卷濟水注云濟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漂之所亂者此

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漂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

之濬縣滑縣開州清豐

並屬直隸大名府

觀城濮州范縣朝

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

並屬山東東昌府

禹城臨邑濟

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

並屬齊南府

高苑

屬青州府

諸州縣界

中皆古漯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陳師凱曰程氏貢道圖云漯受河於武陽此漢河而非禹河愚按其意非指漯為漢河蓋言今自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丘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漯水仍

以東武陽爲是料河水未徙之前其自潔入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也即無與潔殊異之文故不別言潔所在耳此言足以正蔡氏之謬且水經注所敘潔水原委極其明確蔡氏束諸高閣而不觀乃以爲其地不可得詳僅以河之枝流一語了之如此顛頂亦何裨於禹貢邪

困學紀聞曰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潔川李垂導河形勢書云東爲潔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潔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渭按赤河在今東平

州西北及東阿縣北五代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爲赤河及游金二河歐陽脩所稱游金赤三河是也古漯川不行東平界中以赤河爲漯川殊謬武河者武水也水經注云即漯水亦不聞爲漢決之凡垂書所言舊迹多不可信大抵如此

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其實河行漯川獨武陽以上則然而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應劭曰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漯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涸非謂河行漯以入海也觀水經河漯各有其道酈善長云河于濟

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

見第八卷
濟水注

然則漯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而故道猶存未嘗爲河所占况東漢之世乎今大清河自歷城以東皆漯川故道五代晉後屢爲黃河所行其濱州以下則又非漯矣漯入海處終未嘗爲河所占也明一統志云漯河在章丘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爲禹貢之漯渭按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於章丘縣北入小清河據元和志章丘縣有濟水即今小清河也水經注云濟水東逕管縣故城南

城在章丘縣西
北二十五里

右納百脈水

水出土鼓縣故城西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

有楊渚溝水出於陵故城西南而北逕土鼓城東
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流注于濟也於陵故城
在今長山縣西南楊渚溝水由章丘城東而北入

小清河寰宇記謂之獺河齊乘云在章丘縣東七

里出長白山之王村峪

山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元和志引齊記曰於陵城西三里有長白山其

後小清之上流淤塞章丘鄒平長山界中故瀆爲
獺河之所行俗遂以獺爲濞齊乘云小清河自鄒
平又東逕長山新城今爲濞河經流矣此即楊渚
溝一名獺河者字隨聲變與禹貢之濞全無交涉
也

或問河南之濟伏見斷續若以爲黃道則必有舍

舟從陸之事法當如荆梁書逾而經無其文何也
曰滎澤渟而不流其水潛行地下至陶丘復出為

濟

詳見
導沈

中間相去約四百里皆須陸行聖人重勞民

貢道必不由此其所謂浮于濟潔達于河者蓋自
陶丘之東浮濟而北由潔以達河本無所逾故不
言逾也或又曰漢與洛潛與沔皆二水而異名故
言逾陶丘滎澤一濟也故不言逾曰苟有舍舟從
陸之事則必書逾何論一水二水乎唯本無所逾
故不言逾也

濟潔二水為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
青承兗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潔可知矣徐承青曰

達于荷則由荷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荷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丘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逾也

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但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爲太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經旨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

是此適與周氏闇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泰山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沈濟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為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近逮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為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然則濟與漯適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荏

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

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

水經注濟

或作滂又因滂而訛為沛今悉故從濟

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

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為河所隔

故云河分濟又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

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荏平縣東

通典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按今長

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西與荏平接界漢臨邑當在此間今臨邑本漢漯陰縣劉宋僑置臨邑非漢縣也

四瀆津在

臨邑故城東北

寰宇記四口故關在聊城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

當為古濟漯通波

處此亦不敢定以為是然濟與漯通必在會汶之

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

故城為漯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

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兗之北境可徑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荆之江沱潛漢雍之龍門雖竝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沔渭爲道所必由耳

水患莫大於河堯時河從大伾以東行平地數爲敗青徐之蓄特甚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尚未爲河所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得先冀而後兗此篤論也謂治河當自兗始而不信龍門呂梁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九河旣道青徐之河患息其所當治者濟與淮而已雍之西河豫之南

河治冀時早已就緒及治豫雍則唯決諸川使由
洛渭以入河而其功已畢河無事焉禹治水勢如
破竹青徐以下所謂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者也

禹貢錐指卷第三